

## 儒家思想的傳承（一）

何為「道統」

中國的學術思想大概分成兩個大的傳承，一個就是老子。老子就是從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伊尹、太公……這樣傳承下來的一種玄學思想。孔子就傳承了一些政治、人文方面的思想。他是從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……這樣傳承下來的。所以，中國的思想一方面是偏出世的、是注重心靈修養的，另一方面是注重人性、德行、政治的。比如，孔子講到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誠意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這種是很實用的。當然，老子也有講到做人做事的方法，可他更注重在清靜無為、養生長壽、使人的靈性昇華之類的方法。

今天我們要從孔子、從儒家來看中國的傳統思想。在儒家的傳統思想裏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就是「道統」、也是講到「道」。孔子所傳承的思想是從堯、舜、禹、湯來的。道統也是從堯、舜、禹、湯開始流傳留下來的。中國的道統有四句話，就是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。其中的一句「允執厥中」是堯傳給舜的。

堯以孝治天下，大家就公舉他作首領，所以他就繼承了帝位。那時候皇帝是最高統治者，那時候也是部落民族，眾酋長、眾部落就公舉他來



作皇帝。堯老了以後，要找一個繼承人；他就禪讓、將帝位傳給舜。我們若讀《史記》，就知道這當中有很多的故事。但我們只簡單說到道統的來源，當堯傳位給舜的時候，就講了四個字——允執厥中。堯把這四字秘訣傳授給舜；舜就繼承了這四個字，他也做得不錯。我們知道舜在中國古代是很好的帝王。後來，舜也老了，要找一個繼承人。他就根據堯的方法來選賢與能，要找一個最好的人來傳承帝位、來作皇帝，這就叫「禪讓」。後來就從他的臣子裏找到一個人，就是禹。

我們大家都知道禹的故事，禹的父親叫「鯀」、是一位水利官。在舜的時代，上古之時，洧水為災，蛇龍為伍。古時候有洪水，這跟聖經的記載一樣。民不聊生，各處常常發大水，有很多水患。舜就叫鯀來治水，鯀治水的方法就是圍堵，他在河的兩旁、就是在水源的兩旁作堤防，水越漲越高、堤防也越築越高。後來堤防潰缺，就造成了更大的水患、更大的災禍。他也因此受了國家的制裁。有古書記載，舜把鯀殺了——將其殛之。後來，舜叫鯀的兒子禹去繼承他未完的事業、去繼續治水。我們知道禹治水是用疏導的方法。禹公而忘私，三過家門而不入。禹有功於天下，對社稷民生都有很大的貢獻。所以，舜就傳位給禹。當舜傳位給禹的時候，舜也把堯的那句「允執厥中」傳講給禹。不過，他又在前面加了三句話作注解。這三句話是怎麼說的呢？「人心惟危」，人心越來越危險了；「道心惟微」（這裏的惟是微小的微），人向道的心就越來越小了；「惟精惟一」，惟精以察之、惟一以守之，就是你去詳細地考察，就能



故宮中和殿允執厥中匾

找著這個「道」，也要好好地抓住這個「道」。所以，底下就是「允執厥中」，你千萬不要放鬆。這就是從中國古代傳下來的道統。

從此之後，道統就成為中國的一個傳承。凡是作帝王的為人處事，比如，皇帝若「有道」就是明君、若「無道」便是昏君，都是以此作為標準。比如，像宋江、梁山一百零八將，他們要造反的時候是說什麼呢？叫做「替天行道」。他們造反有理，說是來替天行道的。所以，中國古時候的道統就是這十六個字，而人心敗壞就是因為人不要道、不向道了。這個道跟老子的解釋也差不多。

### 儒家思想更講究實用性

後來孔子對這個「道」也有詮釋與說明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，非道也。」我想大家對這些話都非常熟悉。孔子就把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……把這些好的政治、教化、人文的思想都傳承下來了。所謂「集大成」就是把這些思想通通都集合起來，作一個編輯、作一個總結，所以，孔子是述而不作，他把中國古時候好的思想都編輯起來，並且杏壇設教。後來他做官失敗了，就來教書，所以，孔子杏壇設教是中國最早、最公開的老師教授學生的形式。孔子有七十二大賢、三千弟子，他把中國古代好的思想傳承都結合起來、教導學生們，所以，他也被中國



人尊為「萬世師表」。

他教的東西也很實用，他告訴人第一要格物，第二要致知，第三要修身，第四要齊家，第五要治國，第六要平天下。所以，他這一套思想就把中國古代的精華都集中起來了。孔子實在是很聰明的，他領悟力非常強、吸收力也非常強。他把中國古代整個道統的思想都承接下來了，這是實用哲學。像老子就是玄學，老子是把神農、黃帝……這些古代的玄學思想集中起來了。所以，當諸子百家的時候，大家都各有傳承，都把古代好的思想分別集大成而發揚光大了。

孔子所發揚的就是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、周公……他們治事的方式方法，他們所講的話、作的事，都有次序地整理出來了。比如，孔子有很多教導人的好方法，像「格物、致知」在後來又發展成兩個學派（因為人的領會不一樣，解釋也就不一樣），就分成了陸派和朱派，就是陸九淵和朱熹。陸派就偏向科學方面去講究，他們說格物是什麼呢？格物就是研究物的現象。照孔子所說，關於神鬼的事情，「體物而不可遺」。「體物」就是觀察萬物。觀察萬物的現象就是格物，而致知就是增加知識。這是科學方面的。朱子又有另外一個解釋，他說格物是什麼呢？格是打架的意思，格物就是要抵擋物慾，不要讓物質的慾望侵入到我們的心裏來。致知是什麼呢？致良知（良知就是靈性）。所以，後來王陽明就說，「去物慾、明天理」，不要讓「物慾蒙蔽心靈」，要使心靈寧靜、明心見性。這是儒家後面發展出來的一套理論，所以，有時候傳承下來也會有不同的解釋。像佛教也有很多的派別，有密宗、有顯宗、有淨土宗、有禪宗……後來又分成大乘、小乘。所以在孔子的門生底下也分了好多的派。

孔子就把古代聖哲們的理論集大成、作了一個總結。他告訴人要從那裏開始？首先要格物。

他的格物就是抵擋物慾的意思，因為他後面就說到「正心、誠意」。那麼，「格物、致知」的意思就是抵擋物慾、致良知，讓我們的良知明亮起來。然後就要正心；這個正心就是把心對正天、對正上蒼的意思。古時候的人是尊天的，比如，古時候有郊社之禮、宗廟之禮、禘嘗之義，「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。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」所以，正心、誠意都是對著天的；然後才能修身。你要抵擋物慾，要讓你的良知（良心）明亮起來；然後要正心，不能歪、不能偏，不可存邪僻的心，這也就是聖經所說的。你若存邪僻的心，就裝滿了各樣的不義（羅一 28）<sup>29</sup>），就會裝進許多的七情六慾、酒色財氣、功名利祿、聲色利慾……所以，人要「正心、誠意」。人要用心靈和誠實與神交通（約四 24）。所以，孔子也講到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你對天要誠、對人也要誠；對天是誠者、對人是誠之者。所以，古時候的文字用得都很巧妙。「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誠意」，然後才能修身。身修好了，才能齊家、才能把家弄好了。家弄好了，才能治理國家。國家治理好了，才能平天下，才能使天下太平。這不是霸王的思想、不是成就霸業。「平天下」不是說你要把天下都打服了。孔子的思想是王道思想、是以德服人，不是以武力屈服人。我們要弄清楚，所謂「平天下」就是把個人的道德、家、國都治理好了，自然就成了為天下太平的一個因素，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好思想。

孔子講「道」是什麼呢？「天命之謂性」。「天」就是上天、上帝，因為孔子也說，「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。」那時候的人都是事奉上帝的。孔子所說的



八佾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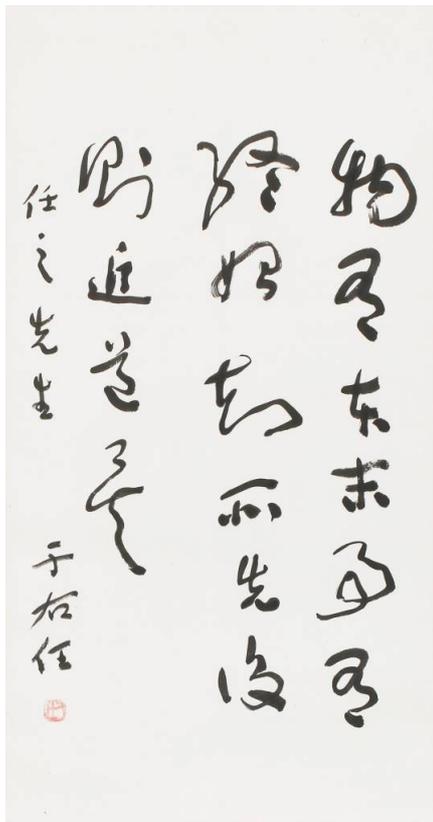
「天命」就是上天給我們的本性。這個性是指什麼呢？若按照解釋來說，不是指人性，乃是指靈性。人裏邊是有靈性的。「率性之謂道」，我們隨從靈性的引導，這就是道。「修道之謂教」，因此孔子教學生就是教人學道。

古時候的老師有三個職分、有三個責任。這三個責任是什麼？「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。」第一就是傳道，要把道傳給弟子門生。第二是教授一種本事。當老師、當師傅，就是要教授學生技藝，所以，孔子就授六藝。現在教的就很多了，有國文、地理、歷史、數學、電腦……甚至還有醫學。現在大學也分了許多的學科。從前就是六藝，有數、有書、有御、有射、有禮、也有樂（音樂）。第一是傳道，要把道傳給人。第二是授業，要教會學生技藝。第三是解惑，學生們有了疑惑若問老師，老師必能回答。老師要幫學生解惑，假如，自己解答不了，就要像孔子一樣到圖書館去找資料、或像他到老子（守藏吏）那裏去請教。所以，老師的責任就是三個——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。所以，孔子是很好的老師。

那麼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」這就是說，你不可有一會兒離開道。中國的道統就說，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，人心越來越危險，向道的心都沒有了。人心裏沒有道、沒有天命的（靈）性，人心就越來越危險了。道心就是順服靈引導的心。「可離，非道也。」你一離開道，就會做壞事。「道」是路的意思，「非道」就是走錯路了。所以，孔子傳道是傳什麼呢？傳天命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」若根據孔子的說法，現在的學校都應當叫作「修道院」，現在的老師都應當叫作「傳道人」。可現在並不是這樣，現在的修道院是指著那些離開家、離世避俗去修道之人所在的地方，現在的傳道人是著那些牧師、那些傳教的人。其實古時候不是這樣定義的。所以，孔子傳承了中國的道統，並

把它發揚光大了。孔子也把怎樣做人做事為正的道理教得很清楚。

並且，孔子也對於應當怎麼求道有一個說法。因為他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就教導人怎樣去追求。他說，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你要怎樣接觸道呢？你要研究萬物、要觀察物理的現象。這也就是要「格物」。「事有終始」就是要把事情的開始與末了（結果）都能夠考察出來；「知所先後」就是懂得先後的次序。這樣，你離道就不遠了，「則近道矣」。我們若按現在的翻譯來說，孔子所講的是什麼？是非常包羅萬象的。「物有本末」，這是指科學家；科學家就是尋求物的本末。「事有終始」就是指哲學家；哲學家就是用他的思想出事情的終始。「知所先後」就是序昭穆、排次序，那就是指人文倫理學家。這也就是說，你是一



個科學家，你是一個哲學家，你也是人文倫理學家；你找到了物的本末，你知道了事的終始，你已經能夠知所先後；「則近道矣」，你離道就不遠了。孔子這話說得也是非常對的。現在的大科學家、大哲學家、大人文倫理學家，大多都是信主、信耶穌的。因為耶穌是太初的道，「太初有道」（約一1），「道成了肉身」（約一14）。這也是很有道理的。

孔子所講的道是什麼道呢？孔子所講的是「人道」、是做人治世之道、是「中道」。孔子也歎息說，「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孔子對天道是非常羨慕的，但他卻不能夠懂得。他說，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所以，我們不能怪力亂神。對於不知道的事，最好不要亂講。「知之為知之，

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你不知道的事就別亂說；把你知道的講出來就好了。所以，孔子說他不敢講天之道，「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但他想知道這更高的道。他說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你若知道了這種天道，你早晨知道，晚上就死了，也無怨無悔，沒有懊悔、沒有遺憾，那是好極了。所以，孔子的思想是我們中國最好的代表。

最近我在澳洲就看到澳洲的經濟非常差，不只於澳洲的經濟差、美國的經濟也差，他們的物質文明發展太快，消耗和生產都已經過剩了，結果就造成整體經濟開始下滑。因為人一旦養成壞習慣以後，再想收手就很難了。然而東方的經濟卻發展起來了，像東方的四小龍都發展起來了，所以澳洲人很稀奇。我在堪培拉講道的時候，有很多在大學裏研究經濟學的教授們，有時候我們聚到一起，他們就問說，「為什麼東方人能發展出經濟奇蹟？」我說，「這都是受孔子的影響。」他們很詫異，就說「為什麼是受孔子的影響呢？」你看這很清楚，孔子說「生財有大道」，發財也有發財的道理。他只用四句話就解決了這個問題：「生之者眾，食之者寡，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恆足矣。」孔子這話說得很簡單，意思就是生產的人要多、吃飯的人要少；生產的時候要快快地做、努力地做，「疾」就是快、努力；「用之者舒」，到花錢的時候要慢慢地花、節省地花。這就是傳統的思想。「生之者眾」，人不可以吃閒飯，每個人都要做工，生產的人多，吃的人少，做得疾，賺得快，花得慢，這樣錢就多了。

你看現在澳洲的情形恰好相反，搞社會主義、搞社會福利。當然這種福利制度是不錯的，政府拼命向有錢人抽稅，誰賺得多，誰抽稅就多。人民就享受物質文明，用信用卡提前消費，還沒有賺到錢就都花光了。這是「為之者不疾，用之者疾」。並且，他們幹起活來還懶洋洋的，還要罷工、還要爭取更多的福利。可用起錢來的時候一點也不節省，還沒有賺到錢就先花掉了。這種

國家制度就造成「食之者眾，生之者寡」，做事的人越來越少，生產力越來越差，但拿福利的人卻越來越多。甚至有好多人能做事也不做、有一點理由就不做了，能夠向政府要錢就向政府要錢。像這樣怎麼能夠富足呢？

但孔子的道理在臺灣、在日本、在新加坡、在韓國都有影響。像香港也是受孔子思想的影響，日本也是儒家思想最強、韓國也是儒家思想最強，所以，東方人是勤儉的民族，以勤儉理家，大家都刻苦去做、奮鬥去做。大陸有一段時間是破四舊、是打倒孔家店、是批孔、鬥孔，大家不要孔子的思想，要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。所以，我們明白，孔子的思想對於政治、國家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人不能夠沒有一個好的思想，但孔子所講、所追求的還是人道。自古以來就說「道不可須臾離也」。

### 儒家思想更注重人的理性

天命還是人裏面最高的東西、是天賦予人的靈性。但怎麼知道天命之謂性的「性」是指靈性呢？因為後來還講到一個性，就是「食、色，性也」，吃和色慾（情慾）也是性，但你要發乎情、止乎理，你要做得合乎道理，不逾矩、不越過禮。所以，孔子注重禮。中國古時候講到性，一個叫作理性、一個叫作獸性。「食、色，性也」就是肉體的獸性，這跟野獸是一樣。理性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」，就是天理、良心。所以人有兩個性，一個是人性、一個是獸性。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，你要順著理性去修這個道，這就是教育的功能。教育的功能就是講仁義道德，來發揮人性、培植人性；刑罰就是克制人的獸性。自古以來就是用這兩個法子，一個是刑罰、法律，一個就是教育。用教育來提高人性，就是「天命之謂性、率性之謂道」。用刑罰、用

監牢、用各種加在人肉體上的痛苦來克制獸性。你若傷害別人，你像野獸一樣去咬人，就要把你關起來，餓你、讓你吃的少……像這些方法都是中國古時候所用的。一個是提高人性，一個是打擊克制獸性。所以，中國古代聖賢施教治世是提倡法律、提高教育道德，這是他們所用的方法。

老子那一派是修養人的靈，其實在儒家裏也有修養靈這方面的內容。儒家在修養靈的這方面後來也發展成一派，像龍門子、玄真子……這些在諸子百家裏都是很有名望的。他們也說到五個步驟，第一叫作「齋戒」。齋就是吃齋念佛的齋、戒是守戒的戒。但儒家的齋戒跟佛教的吃齋念佛守戒完全不同。儒家的「齋戒」是什麼意思呢？齋就是要講衛生、要乾淨；像洗頭、洗澡、沐浴，就叫齋。戒就是有規律，不是戒什麼、戒什麼……乃是飲食有定量、作息有定時，一切的事務都按照次序而行。也就是說生活上要講衛生、要規律化，這是儒家的思想。所以，古時候儒家講究要衣冠楚楚，就有了「一沐三捉髮，一飯三吐哺」的典故。然後要「安處」，就是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或者靜坐、或者睡下來都可以。

坐的時候也有一定的規矩，要坐南朝北，要坐在南方、面向北方；睡下來的時候也有一定的位置，要頭東腳西。然後要「存想」，你安靜下來以後，要收束你的思想。此外，存想還有一些口訣。「安處」就跟道家的打坐、跟佛家的禪定差不多，等安靜下來以後要存想。要存想到什麼時候呢？就是「坐忘」，就是物我兩忘。等集中思想以後，就把「物」和「我」都忘掉了，無物無我，沒有我、也沒有物。到了這種境界以後就是「神解」。神解的意思也就是可以未到先知、預知未來，可以萬法通神。

儒家也有這麼一套東西，我們再說它有五個步驟，第一是齋戒，第二是安處，就是安靜地處

在一個地方。安處在孔子的思想裏也說到，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這是一樣的道理。所以，古時候的人一定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靜坐，明窗淨几焚香。那麼，靜坐在那裏幹什麼呢？靜坐的功夫在思、慮、得。他在那裏要思、要得、要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」。這就是存想。存想以後要坐忘，要到物我兩忘的地步、人與天地合而為一。這就到了神解，萬法通神，能夠預知未來。所以孔子到了老年，看見麒麟就哭了，他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所以，我們就明白儒家也有一套靈性修養的方法。不過他們不注重、不深究所謂的修煉，只是把靈性修養當作抵擋物慾、格物的一種方法，因為當人一治事的時候，人一落入繁忙的事務裏，靈性就不行了，所以，他們更注重理性，要克制獸性、提高人性（理性就是人性）；他們不是在靈性裏去追求，這就是中國的儒家思想。

### 耶穌基督就是孔子、老子所尋求的「道」

孔子到了老年，也想知道「天道」。「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老子比孔子更積極，他就掛冠、不做官了，跑去尋找道。但孔子只是在歎息，說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；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他只是想知道，而不是去尋道。所以，主耶穌也說，古時候有很多先知、君王要聽你們所聽的，卻沒有聽到。這節聖經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就說明了古時候有很多人想知道主耶穌的道，耶穌就是「道成了肉身」。我相信孔子、老子若看見主，第一個就



孔子杏壇講學圖

先信了。古時候的人都想知道這個「道」。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16節就有這麼一句話，這是主耶穌親自說的，「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為看見了；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為聽見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；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，卻沒有看見；要聽你們所聽的，卻沒有聽見。」（太十三16、17）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提到，還有君王也想要知道這事（路十24）。

但古時候的這些先知、義人、君王都不能知道，為什麼呢？因為「道」還沒有成為肉身。像孔子就比主耶穌早了五百多年。耶穌是按照一定的時候，才道成肉身，降生在世界的正當中。人類所聚居的三大洲正當中就是迦南地，迦南也叫世界的肚臍兒。那時候，耶穌道成了肉身，降生在猶太人中間。猶太人就是以色列人；以色列人是神的選民，他們不屬於萬民、不屬於任何一個民族，他們是獨特的民、是從萬民中被揀選出來的，目的就是為了預備神的兒子降生。所以，孔子要聽「道」，卻沒有聽到；老子要找「道」，卻沒有找到。而我們現在能夠得到這個「道」，因為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」（約一14）「道成了肉身」——神的兒子來到了地上。我們真是高興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比古時候的聖賢、義人、先知、君王更有福氣。因為我們趕上了；耶穌基督道成肉身，來到地上了。我們真求主讓我們從這個比較中，知道我們是有福的。



儒家所修的是齋戒、安處、存想、坐忘、神解，也是在修人的那一點靈。不過他們不太注重修煉，以至後來這種說法、這種「格物」之前的功夫就都失傳了。因為他們要追求的知識太多、要研究的東西太多，尤其是「格物」的思想演變成研究物理現象以後，就沒有工夫再去「致知」了。因此，儒家對於靈性的追求也就越來越疏遠了，只追求做人做事的方法。可他們還是有慕道的心，所謂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。每個人到了一定的時候，都需要有一條路，能夠出死人生、能夠解決生死。所以，孔子到了老年，看見麒麟就落淚了，他知道老之將至、人之將死。